

具亮

新進作家集 · 第一集

殼



貝

扉

袁



新民印書館發行

裝

幀

玉城

實

前記

我的長篇小說貝殼的第一部，由於出版家的一點熱情，得以印行，不管有人讀它沒有，在我自己實是最大的歡喜。

我是一個低能的小說家，在這本小說裏我竭盡了我的才能，然而我沒有寫得好，因此，我覺悟到自己的文學生涯應該是從今日起重新出發，這就是說，我寫着這本書的時候，我才發現了自己的文學道，這道路我只走了第一步。

在這本小說裏，我寫了些知識青年男女的生活，寫着他們怎樣在生活裏沉溺，寫着他們的思想的混亂和迷惑，善變與矛盾。由於他們的教養造成他們的痛苦，由於他們的知識製作的罪惡，並且人性的醜惡的一面是怎樣的被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現代生活所掩飾而伸張着。

自然這不過是我的企圖而已，我想我也許很難做到我所想的地步，因為我打算寫的原非一部「道德小說」，所以我繼續寫下去的時候，立刻遇到許多問題，這是很艱難的。

我不願意解釋我自己的創作態度以及我寫的小說，並且也無法解釋，讓讀它的人自己去

理解那些吧。

此外，我希望貝殼的第二部也能很快的出版。

在此謹向步南兄致謝，他爲我這本書費了很大的力量。

作者 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叫做李玫的一個青年婦人，在婦人病院的門前跳下人力車。掛號處那個禿頭的老人固執的要求她寫出她的丈夫的名子，在一張粉紅色的硬紙上面，她有點不耐煩的寫出了「趙學文」然後交給了老人，老人在名字後面贅上「太太」兩個字，於是答道：

「不要生氣，這原是我们規矩，太太！」

她沒有理他這無謂的殷勤，坐在候診室的白色沙發上面時，她用薄紗手帕拭去了額上的汗珠，在這初夏天氣裏，她的微胖的身體，已經感到炎熱。她翻弄着她的白色手提包，有點焦燥的等候着診斷，在她以前已經有五個患者候在那裏，都是年輕而且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有一個看來不到二十歲在面孔上仍然留着稚氣的溫婉的孩子一樣的女人，小腹已經顯著的凸起着了，她突然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憫的感情，向那女人注視了許久。在對面的牆壁上懸掛着許多張嬰孩的放大照片，那些可愛的肥胖的小臉，像綻開的花朵一樣的笑容的照片，立刻把她的全部精神奪去了。候診室潔白而講究，坐在那里的一種愉悅而安適的感覺，一陣陣石炭

酸溶液的氣味，碧綠的樹叢，攀緣着窗扇開着深紅色小花的金蓮松的枝蔓，藍得透明的天空。李玫忽然覺得倘在這病院住上幾個星期未始不成爲一件幸福，而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情緒。

「是不是也要檢查子宮呢？」坐在她身旁邊的一個婦人向她問訊。

「您是什麼病呢？」

「不妊症，結婚已經四年了。」婦人說，提起這話時，她立刻變成憂鬱：「我的丈夫的母親那麼希望着一個小孩——一個男孩。」她說：「我的丈夫叫我來檢查一下，我來這兒是第一次，是男大夫吧，這怎麼好意思呢？」

「爲什麼她們這樣盼小孩呢？」李玫心裏想；她恐懼爲可怕的不幸的事件，有的人却當做幸福，這女人多麼年輕多麼美，然而她竟要一個小孩。

「當然要檢查子宮，」她回答：「檢查子宮才可以知道不妊的原因！」

那女人有點爲難的垂下頭，看着自己的鍍花的白皮鞋。

一會，護士推開診查室的乳黃色的門，叫道：

「趙學文太太！」

趙學文太太走進診查室裏，坐在醫生的對面，醫生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紳士，他的面孔修

飾光潔，臉色白淨得有如什麼美好的高貴的磁器，他的襯衫領子熨得很平整，沒有一點灰塵，恰如其份的是一個名實相副的醫生。他微笑着問了許多必需的問話以後，他說道：

「最末一次月經是三月十五日的話，對於一個身體健康的婦人來說，不會一連三個月：大約總是妊娠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三個月妊娠不是腹部聽診所能勝任的，不施行子宮檢查，還不敢說定，王小姐，」他叫着那個護士，「妳去同這位太太驗一下尿液，然後到檢查室去。」

李玫是一個如何自命爲新式的女子，在檢查室裏，也經過了劇烈的內心的苦鬥，才仰臥在檢查台上面，她傾聽自己跳動着的心音，閉上眼睛……

後來，這位婦科醫士診斷的結果是：絕對是妊娠，並且慶賀她再過六個月將是一個可愛的嬰兒的母親，同時爲她注射一針維他命B。

「但是，」在注射的時候，她向醫生說：「我不希望我成爲一個母親，就是：我真害怕一個孩子到來，我不敢設想這孩子將要把我的生活攪成什麼樣子！」她說，在她聽完了診斷的結果的時候，她心靈上突然罩上了一片暗影，她被這醫生好心的慶賀打擊了一下，她皺着她的兩條好看的眉毛，憂傷的說：

「請問有什麼法子能令這小孩子不來嗎？」

「這不成，因為法律和人道都不許可！」醫生彷彿已經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故意把自己的臉做得極其嚴肅，並且嘆息道：

「人類的感情是一種可怕的东西！」

她明白醫生想到了什麼，她想這醫生也許不知聽見過多少次類似的發問了，她忽然感到侮辱似的連忙辯解道：

「請你不要誤會，我是說那是可怕的苦難！我願意我能躲避這苦難！」

「分娩，一點也不是可怕的事情！」醫生向她安慰道：「勿寧說是一種愉快的責任的完成，就是說您完成了一件偉大的義務，當一個新的生命從妳的身體向這世間降生的時候，那真是無邊的驕傲！太太，當您聽見您的嬰兒的哭聲的時候，您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您說得真好聽，」李玫也並沒有被他的言語所感動：「那真是可怕的。」她重複道：「您不能有什麼法子嗎？」

還沒有等這位有趣的醫生回答，她覺得她必須解釋一下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說：

「我的丈夫是大學裏的教育學系主任教授，他的名子是趙學文，我完全是爲了恐怖那痛

苦才要求你的，並且我的丈夫也同意我這樣做！」她說着，從她的手提包裏取出她的丈夫的名片來，交給醫生。並且懇求道：

「在拯救痛苦解除恐怖這一點說來，却是人道的行爲！」

看着名片，醫士想一想說：

「我彷彿認識這個人，大約在數年以前我們一同在外國住過，那時我學醫，並且我們住在一個樓裡……」他說着，笑道：「這是很好的事情，我真應該去探訪這個老朋友。關於你的事，以後再說罷！」他異常興奮關於這個奇妙的遇合，很久的時間微笑沒有離開他的臉上。但是李玫忽然感到了羞愧似的立刻向這醫生告辭，她心裏想假如她早知道他們能夠相識，她怎麼能請求一個丈夫的朋友檢查呢，這時候，醫生吩咐護士轉告他的會計：

「不要收趙學文太太的醫藥和診查的費用；」一邊撫摸着他的白色領帶，讚嘆着這奇蹟似的遇合，並且向趙學文太太說道：

「希望您能替我預備一點好酒，我要和學文回憶一下我們在外國鄉下度過暑假的情景，唉，恍若昨日……」他說着走進診查室去了，關上了白色的木門。

李玫走出了這個醫院的大門，她的心裏仍舊存留着一種羞澀的感覺，很久的工夫不能釋

去，彷彿一個兒童被人捉弄了一樣。在人力車上，她想起醫生的診斷，心上的暗影就濃重起來，這腹裏的胚胎就將要成爲靈魂的重負也未可知吧，她重新有了恐怖與難以忍受的焦灼。五月的陽光直射在她的美麗多姿的頭髮上，街樹蒼翠欲滴，女人們穿着淺藍，淡紫，杏黃，銀灰等等色調的衣服，穿行在綠蔭下面。

「這將是一個可怕的經歷，」她想，「我無論如何不希望一個孩子，孩子對於別的女人，或是對於呼吸在另一個處境，有着不同於現在的心境的我，也許是可以成爲幸福的吧，但是我不願意做母親，到四十歲的婦人，才是適宜於做母親的。」但是那些懸在醫院壁上的花蕾一般的嬰兒們的笑臉却給與她一種說不出的溫暖與情愛，從她的想像裏出現一個肥胖美麗的男孩子，不錯，必須是一個男孩子，他綻開他的柔軟的小嘴，笑着，裸露出沒有牙齒的粉色柔嫩的齒齦，這是宇宙的純真的感情之化身……這是她的孩子，她揣擬着她的手怎樣撫摸着嬰孩粉色的皮膚，母親與嬰孩的肉體的接觸是一種怎樣的令人喜悅得戰慄的感覺呢！但是生產的痛苦，產後的疲勞，隨着嬰孩而俱來的乃是自由的生活的喪失，美麗的喪失，健康的喪失，聯想到這些，她想她必得拒絕這個嬰兒來到人世，並且最重大的擔心，乃是恐懼因爲這嬰孩而造成夫婦愛情上的不幸……她想到這里，那心靈上的暗影越發濃重，作爲母親的愛

情與作爲妻子的愛情的矛盾，向着這個健壯的二十四歲女子的靈魂施行了夾擊，人生的苦惱她第一次體會，她渴望着向誰盡情的傾訴她心裡藏着的感情，這感情對她的精神行使了劇烈的虐待。

她彷彿很艱難的穿過庭前花樹之間的小徑，樹枝交搭着，爬蔓薔薇纏繞在一株槿樹的枝幹上，枝幹是深紫而光滑的，薔薇花朵在三四天以前還沒有開放，今天這花蕾已經完全綻開，紅色的花朵上鑲着一圈白色的邊，結成一串一條的花纓，織成綺麗無比的虹一般的光彩，藤蘿架上垂着纍纍的一串一串的紫色的花朵，低垂在人的頭髮上。這個不算太大的庭園，花木却非常茂盛，彷彿所有的花花樹樹都要在這時盡力發洩它們全部的生命之力量，所以怒放着花朵，怒張着枝葉，葉上洋溢着濃厚的綠，反映着五月的陽光。在階前那座小小的花壇不知被誰技巧的種植着紅紫繽紛的燦爛的草花。青年的主婦沒有心思觀賞這些若爲取媚於主人而生植着的植物，她在這個美好的季節裏却懷着一隻憂愁的心，她自己覺得全身無力，像是在一場大病以後。當她走近屋門的時候，從西邊的房屋裏，飄出清越的歌聲，這歌聲顯然的是因爲這個人在這樣的天氣裡，精神非常愉快，所以盡興的歌唱起來，雖然這情緒並未能感染這位女主人，然而她却立刻轉了身子向那房間走去，唱歌的人停止住歌聲，用微笑來歡迎了

她。

「瑛妹妹，學文呢？」她坐在藤椅上，把手提包拋向床上，微微吁一口氣，她的豐滿的胸脯起伏着。

「自然去學校，」被叫做瑛的這人回答，十九歲，她的容貌與她的姊姊彷彿雙生姊妹一般的酷似。她的潤澤的雙頰繃緊着，若要泛溢出青春的血液，她的身體內部充滿着生命的力量。李玫看着她的妹妹，忽然無端的感到了自己正在衰老。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姊夫那樣的人，他在每天一定的時間上課，下課；一定的時間午飯，晚飯。永遠沒有於他的時間以外，在學校或家裏逗留，在現代的人羣裏一個稀有的守信的人物，而且他向來不做分外的事情。」

她說着，忽然注意到李玫已經褪了紅色的兩頰，在她早晨出去時還不是這樣的。

「姊姊，妳嘔吐嗎？」她問，「檢查的結果怎樣？真正是妊娠嗎？」

她祇點一點頭，沒有回答，好像她已經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似的把頭靠在椅後的淺藍色色彩的牆壁上。

「妳又嘔吐過麼！我看妳顏色彷彿不太好！」作妹妹的說，並且笑着，「祇要是妊娠，

不是嘔吐的病就好……多麼快，才一結婚就要有小孩了，妳說是討厭的事呢？還是愉快的事？一定很麻煩而且討厭……但是無論是誰，她一定要有小孩吧。」

她說着從床上站起來，用力要把身軀伸長似的伸長着腰肢，並且抬起腳踵，她那修長的身體，纖細的腰部，使得李玫不由的低頭看一下自己微微凸起的小腹，立刻她回憶到自己的十九歲年華，那些放縱而任性的青春的享樂，愛情的追逐！對着這個美麗如花朶一般的妹妹，她無端的感到了一種恐怖，她恍若看見了許多的污辱，許多的不幸。

「我真盼望能快點看見你們的小孩，我想一定是一個可愛的小東西！姊夫和妳所生的小孩，一定是美麗的……我想給妳的孩子什麼禮物才好呢？我希望是一個小女孩。」

「這真是無心的過失……這等於嘲笑！」李玫想。她什麼話也不說，她軟弱無力的微笑着。忽然她用像哭泣一般的聲音說道：

「我要把他取下去，我不要小孩！」雖然她仍在笑着，有如她是在說着一句笑話，然而在李瑛眼裏看來是超於理解的悲哀的苦笑。她完全被這隱秘的苦痛震驚了。

「妳爲什麼說這話……我知道有好些人恐懼生產的痛苦，但是也有些人滿不當回事而愉快的分娩……」她用這些話勸解了她的姊姊。姊姊却祇搖搖頭說道：

「我不喜歡小孩子！」

晚飯的時候，有兩個客人和他們一同進餐。他們坐在鋪着潔白的檯布的餐桌前面，趙學文每日晚飯的時候他都是異常愉快，並且對於自己厨子的手藝表示滿意，這人真是一位食家，平生沒有嗜好，然而非常注意食物，他用最高的工資僱來一個厨子，不惜以每月薪俸所得的半部來做爲飲食費用，力求膳食的精美豐富，而孜孜於口腹的享受。每日的晚飯都有許多盛着珍饈的碗盞在餐桌之上被羅列着。這人不但講求食物豐美，而且還有一副好胃腸，保持着強大的消化力來消化他的可驚的食量。

「我第一次吃這麼精美的晚飯，」一個客人說，他是大學裡的助教，一個不到三十歲年的青年人，他讚美着：「趙先生真是一位食物專門家。」

李玫在這次晚飯時候，是她到這個家庭以來最不愉快的一次，她吃得很少，並且時常放下筷子，當她看見她的丈夫那樣很快的吞嚼着菜餚的時候，她忽然感覺到厭惡。李瑛正在留心着姊姊的精神，她看出她是被妊娠病以外的心理上的痛苦所煩惱着。她一邊吃飯，一邊注

意着她，並且心裡猜測着使她如此煩惱的原因。

「姊姊，妳怎麼不吃呢？」

「我不想吃。」她答，於是立起來，拉開椅子，坐在牆角的矮椅上頭。

李瑛被那個不知姓名的人注視得有點不耐煩了——趙學文有一個習慣就是不喜歡把客人們互相介紹，他去等他們自己認識。那個人面孔蒼白，但是身量很高而且肩膀寬闊，在吃飯的時候他說話說得最多，雖然他是第一次來人家作客的人。那個助教石渤把他叫做「詩人」，很明顯的這稱呼並沒有多少尊重的意味。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像李瑛這麼美麗的女人似的，他以相當禮貌的態度來鑑賞這個女人，這是令人可驚的美貌，她的兩隻眼睛，恰如海水一樣，清湛而且深邃——不可測量的深邃。這人被這目光所攝取而迷惑了。

趙學文一邊咀嚼着，濺出唾沫，一塊雞肉在他的口裏發出很大的響聲。一邊說道：

「知識就是一切！我們必須從書本裡學習，尋求生活技術……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中國人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因此中國才出乎意外的貧困。但是——」他把一羹匙癩菟豆傾在口裡，品嚐着滋味，接續着說道：「倘若師範教育或是大學教育系僅僅傳授一些作教員的技能，那麼中國教師對於減少文盲乃是毫無用途！」

「唯有知識才能挽回中國的不幸！」石渤表示同意，並且不住口的稱讚這些豐美的佳餚。

一邊說：

「我真要到你這兒多來幾次！」

「知識祇有造成不幸，」那個蒼白的詩人用着有點沙啞的聲音，平靜的駁斥道：

「知識祇有造成不幸，由於得到知識而同時得到煩惱，知識的活動力是痛苦的堆積，因為知識而對於人生有了不同的見解，知識人故意製作許多觀念，非常好事的去解釋人生。而知識終於牽引他自己走入人生的迷宮裏去。我們讀莎士比亞，我們讀托爾斯泰，我們從他們的浩大的著作之中，啓發了對於人類的偉大的悲憫與愛，但是同樣的我們吸取所隱藏着的心靈的痛苦……偉大的人並不是在於有知識，乃是在於靈魂單純！人們的心地漸漸複雜，並且學會怎樣技巧的發揮其本能而辯護其本能，於是知識所造成的乃是不可言說的罪惡！」

趙學文對於這些話，並沒有反駁，他靜靜的諦聽着，彷彿覺得他這樣說法也並沒有錯。

石渤把口中咀嚼着的碎骨，吐在桌上，高聲大笑道：

「你是贊成野蠻！你想回到原始，回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你將贊成一切野蠻的殺戮，野蠻的掠奪……必須經過知識的修養才能培養理性，而理性才是製作人類全部光輝燦爛